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趙考古文集 目錄 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姚秉哲

集部六

考古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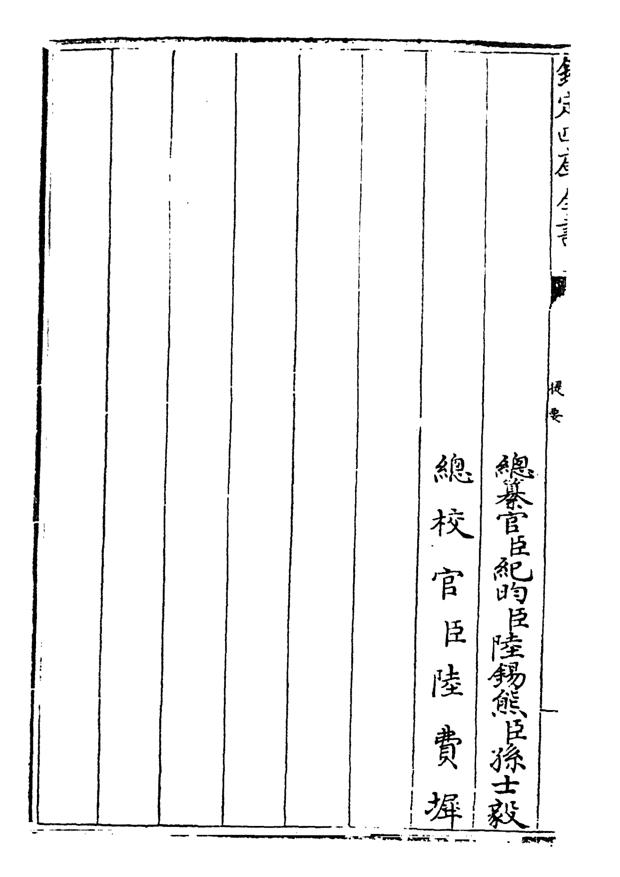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考古文集明趙撝謙撰撝謙有六書令義已著錄明詩綜引黃宗羲之言謂其詩集名考古銓事凡千首不傳於世今考焦竑國史經籍志撝謙集已不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列其名而不著卷數則亦未見

原本信乎其久不傳也此本所録詩僅十餘篇古文亦秖五十餘篇前有順治丁酉黄世春序稱其子孫式微已甚而能録其遺集出没於藏書之家殆天將藉是而彰考古云云葢其後人掇拾散亡重裒成帙者耳集後附遺言十六條又載其裔孫諸生護上瓊州姜參政請復姓書及與浙中族姓札數通葢撝謙没後其幼子流寓海南依母族冒吴姓故

護請於姜而復之又撝謙所作造化經綸圖亦附於後編次頗無條理然傳刻先集者多因祖父以附子孫自宋元以來即往往以文集為家牒陋例相沿亦不自是編始矣撝謙以小學名家不甚以文章著此本又僅存殘賸未必得其精華而意度波瀾頗存古法究與鈔語錄者有別是則學有原本之故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趙考古文集序

嗟乎士具材力學患不遇其時離羣獨處患莫能知之及夫時遇矣人知矣而猶終身不免困窮者其故何哉豈儒者固迂闊不可用抑一時人才之盛拔寘已多雖衰然有夙昔之學者亦狼藉而不惜也與將儒者之用有大有小有久有近辜不與草木同朽已為甚厚無以復加耶明興仁者之師討伐四出而權謀之士以智計

見文章之士以簡冊見繁劇之才以吏能見朝收暮薦莫不極一時之選而吾姚趙子撝謙最後乃出然特以修正韻書名至一試旋出為中都典簿又未幾以為教諭海南卒死于官士以遇時為幸者固止於此哉觀趙子之學皆有原委非徒肆力佔畢㩇遨焉而已也即以韻書見取此正其獨得之學當令展盡底蘊成一代不刊之書乃未見究竟此書而遂去是豈肯以所學徇人者耶設使考古欲大行所學吾不識人之能與否又當

何如也厥後始有所謂六書本義又有聲音文字通此亦不見合而自存其所得耳非真欲以區區字學名世也然則時之負於考古與考古之負於時與吾終不得而知之也余于太沖氏得其裔孫所録古文五十餘篇古今詩十餘篇借録而讀之要之與古作者何以異而猶未有表章者則其鄰于埋没也亦幾矣然其孫式微已甚非果有文章之好而能録其遺集出没于藏書之家意天將藉是而彰考古與考古之于海南士風丕變

人稱為海南夫子則考古之所以不朽者有在而吾猶珍惜其遺文亦後學景仰文獻之懐自然如是者今余有録本矣太沖氏可以舊本還其孫告以考古之不遇于朝猶能教行一方著述之不傳猶可以斯文得遇於來世之人也

順治十四年丁酉端陽後二日後學黄世春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趙考古文集目錄　　別集類五明

卷一

序

記

書

卷二

傳

跋
書後
墓誌
銘
褉著
詩
遺言
附録

欽定四庫全書

趙考古文集卷一

明　趙撝謙　撰

送常師赴天界寺序

善乎游者譬若觀水夫水出於山石間而為川自川而距於江淮河漢然後放乎海非海之大不足以容江淮河漢之流非山石間泉而為川則又不足以成海之大故善觀水者自川至海皆有所合於心也是以鄒孟氏

因原泉混混而明有本之旨宣尼在川上而發道體之本莊生托河伯海若而著愈遠愈大之辭今常師謂京城雄都謂天界巨剎宜有識道理懷德業者遂趣裝而往其歷會稽泝錢塘登虎丘涉湯泉而赴天界於所造詣益大猶觀水之為川距河而放於海乎脫常師徒事耳目之游而不求夫合于心者則猶臨原泉而不探有本之旨見川逝而不悟道體之本循河至海而不知河海之所以為大也余與常師內交久故于其行不可以

不告也

贈醫者方彥明序

予竊自許有治世長材而鄙方技小道故於范希文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大慊於心刲志幾十年而未得一少展洪武戊午秋來授四明方春齡家塾一日春齡為疾所持甚革家人舉驚駭遂往迎方彥明以治彥明良醫也以藥活人甚多至即投以藥不終朝而春齡之疾差予始知方技小道之大有功于世而得速行其志

也若此其甚文正之言豈欺我哉差後十日春齡為詩四韻和者若干首將以為彥明謝而徵予序之余非能文者姑道其志以獻於彥明倘矜其志義能出肘後方以授我庶使我平日之志於是而少展矣

贈眼科醫湯道人序

滎陽鄭斯舉余友朝陽父之從弟也一旦遣其子滁過余山中居請文以贈湯道人者余不識道人何如人因以問滁曰道人善眼科醫凡有目病者不拘久近易劇

求之輒與善藥期於必差然後已病旣差然後受人直察知其貧而不能具者則雖與不受其所服巾衣履杖悉如田舍翁飲食取充渴饑而已誇伐矜恤之態未嘗見其少形假游遑暇則兀坐終日如斯而已隱其名而不欲聞于人故人不得而名之以其類有道者故咸以道人稱之去年春我母氏李目病幾瞽百般請高手醫皆不能療後得道人差卽思所以報贈之者皆不足以盡吾為母之心敢以子之文章為請余不獲辭乃為之

言曰道無内外學無大小藝無貴賤誠能内宜處已而外足濟人雖聖賢之道亦不過是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范仲淹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然則醫豈小道小藝哉今道人精於醫之一科而能處已濟人若是豈非有道者乎世之致學攻藝者亦有之原其心意不在於富貴則在於干譽釣名逞快其欲於一時何有若道人之能濟人而無外慕焉者是宜揚其名而激於時以勵風俗庶乎報答道人若非但一已之私而且有益

于世也噫余因是有所感矣世之妄行而蹈檻穽皆無目者也倘聞道人之風而作新則其術非惟可施于病目之病又可施于不病目之病矣夫然則道人濟人之志約且大也生之伯父善知言者歸以余文示之以為何如也

送胡信中復入太學詩序

吾邑胡信中氏篤志卓犖人也由縣學而升太學由太學而出試正經界事旣克成緒而復入太學逾三年請

於司業先生而歸覲其親禮畢即括衣服挾所讀書冊戒行就道欲速卒業吾黨之仇與交者惜其久不面而會别又亟乃操執其袂市壺酒氶肩祖于江上亭咸相率賦詩以道其行而屬余為序予因舉觴而祝曰夫學以明理理以燭事今吾子以卓犖之資旣克篤志於學理無不明出應諸事施無不達此正聖賢知行兼進動静合宜體用之道也吾子脫由是而盡其力誤厥終若始則何古人之不可企信中蹶然而作曰敢不藉佩若

言以自勉遂書此為送行詩序

送石玉海之官郃陽縣序

余㓜讀中庸輯録知石城先生有功于聖賢之學者也尚未知石城為何許人問諸師始知石城乃世家越之新昌竊計新昌於餘姚為同郡鄰邑而未及訪其居而求見夫舊物以識其子孫然又未知其所自今年秋余以鄉貢赴天都適與玉海會於天官即之温如玉而禮度甚詳問之乃石城先生之裔由國學出歷諸事而入

是選扣之乃出其先世舊物以示然後盡知石氏所自為宋朝累世文章故家也私竊喜之未幾玉海任郃陽縣丞將之官予乃崇肉載酒祖道白下河滸而告之曰子讀書既能明夫理矣出歷諸事又能施諸用矣不明夫理而梏諸事則為冗雜不致其用而徒明其理則為空言事理兼適儒者之道也由是而階以繼乃祖流風善政為聖朝大用蓋未可量也豈止丞而已哉余既喜識石城子孫又慶玉海由是而階故序以別

送彭士廉致仕還鄉序

道在天地間雖不遠人茍不知其所以致之之方則邈乎其弗能行也故聖人恐天下學者娓娓焉莫察乎其致道之方于是制之以禮使世之學者由禮而行則致乎道也庶乎其不難矣禮者所以節文乎人防闗爭禁邪妄者也君臣而無禮則不能致治父子而無禮則不能慈孝夫婦而無禮則不能和順長幼而無禮則不能睦序朋友而無禮則不能規輔軍旅祭祀而無禮則不

能肅威敬誠為弟子而不學禮則不能洒掃進退故禮儀威儀之三千三百為教最大孔子曰立於禮其不然乎彭君士廉汾河之善人君子也出仕于時累乘鶴而來司膳事於中京太學一旦以年老去歸田里其於禮與諸生揖遜進退周旋其間習熟久矣里中子弟聞君自太學致仕歸有必來謁而問俎豆之事聖人之道矣然道未易言也君必以禮告之告之以禮必有聞而行行則至于道也不遠矣若夫盤桓松菊之間笑傲風塵

出斗酒與里中父老相慰勞供暮年之具則彭君處於胸中也稔矣有不待余言也於其别故告之以禮云

賀金正音詩卷序

夫男女天地之大義夫婦人倫之大端是以詩首關雎書欽嬀汭易始乾坤春秋明適庶皆于斯道而致謹焉爾故古之議婚姻者必更相擇取所慕惟賢所求惟德是以孔子妻其子以公冶長而妻其兄之子以南容桓氏妻少君以鮑宣孟德耀之欲梁伯鸞郗道徽之選王

逸少孔明之於黄承彦王適之於奚高此皆道相同氣相合而擇取圖修者然也及乎俗弛化易道昧人隻妻女者則慕瞬息之盛求婦者則挾一時之榮以資賄夸耀於人以為悦以貴富矜伐於世以相合賢德之擇取則娓娓乎而莫之知也余習誦講談聖經諸史百氏之論及乎此道者未嘗不慨然于流俗上虞金正音純然敦謹君子人也不趨聲利不趨榮貴年幾壯而未室隣邑有賢行學古之張君與正音會一見而道同氣合遂以

女妻之時之士大夫與正音善者聞其事莫不嘉張君之賢而賀正音之有室也賛美之辭咸形篇什余與正音尤善于其往也亦復形諸言

送楊希賢序

自古豪賢達人譽揚當時名流后來者由其周於志義而已周於志攻藝則藝工任道則道通周於義出處則一途施事則皆當若伊阿衡之自畎畆傅說之自版築董仲舒之下帷不輟諸葛武侯之鞠躬盡力范仲淹之

窮達一致是皆勵於志而奮於義者也吾邑楊希賢往嘗掉鞅京師不幸遭母喪奔歸其操履也多藝而益精處困而裕如任事而克當蓋周于志義者也憶嘗與登龍泉絶頂閲覽江山興感今昔已而離坐白石上論道人物希賢四顧慨然曰吾邑毓秀亦如此雄麗自先昔人才何率皆不振如子陵世南當光武太宗果毅雄斷之君謙誠下賢之時乃退耕釣世南雖有五絶之稱我又嫌其不能大有所為而致君於堯舜域也所遭所得

若二賢尚止于此他如虞翻黄昌或逢時不偶或才質下劣者復何言哉且丈夫以天生才於時旣克於學而慥慥其行不遇則韜光自怡遇則烈烈如伊傅耳余時聽斯言心甚壯而多之今於其服闋將朝敢序於其行卷使百千里外未知我希賢為何如人者庶於此而知其為周于志義人也

送汪尚志東游詩序

登泰山者陵阜丘垤不足以稱其幽隱起伏觀東海者

淵渚溪沼不足以方其深潛變怪是以豪放不羈之士往往隣巷天下而溝渠江河遇知則握手放歌而極歡於雲霞峯島之間不遇則林棲野處而奮激悲嘯豈若齗齗者懷土於邑里閭哉友人汪君尚志少敏於學博該經史而不喜字過尺善謳吟五七言長短詩嘗道金陵而探西北名山大地矣既而不諧於俗子遂奔歸竄伏於四明林谷中猶以為東海之量我未邃契遂欲航舟往返以擴其志而發其憤懣結積者焉壬戌之春過

余山中居而以東遊告出交友送行詩章若干首曰子亦有贈我者乎余遂問以言曰子往東海其將如太公之儔而與時消息乎且將如安期羨門之屬而樂居蓬萊方丈乎抑將以覿日出聽風聲觀波濤浩汗蛟鼉出没龍鯨變化星蟾映印神歌鬼哭發為文章之湧躍奇壯者歟君曰我姑行我亦未知我所得所適何如耳請書若言為我所揮遂書以為送東游詩序

贈澹齋詩序

佛者鐙揮室上人因王君士秀與余善俾其持士大夫題其所謂澹齋者什而徵余序之余三復什中所成之章皆當世名卿賢者其所詠歌莫非賛美上人能攻苦敷淡而泊于世利詞旨秀發信哉其可什也雖然論其極不過曰饑噛氷蘗身衣垢弊逃空寂甘幽獨也夫如是茍山林自可之士安於恬靜者亦皆能之而況上人有道云乎哉余則以為上人之所謂澹者得非味道之極歟嗚呼世方以榮利膏粱眩人耳目説人口體引人

心志不抑不止則凌奪之風起而澆漓蕩然矣今上人簞瓢木榻蕭然一室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味其無味貴其不貴如浮雲之在太虛洞如廓如四大和而志得泰宇定而光明斯時也雖奏鈞天之音陳錦綺玉帛于前不足以眩乎耳目醍醐熊掌不足以適乎口體祿以萬鍾榮以千駟不足以動乎心志蓋人皆為上人不堪其處而上人方將樂其樂而極於嗜炙者又何其如之宜乎士大夫咏歌之而不一書也然吾聞詩之為道往往

能使人感動興起使天理不泯人道好還又焉知夫不有覩感世變而思有以易之者吾于是重有感焉他日風俗移易去華靡而由質素貴淡泊而賤榮利取助聲詩未必不如什中之所云也然則斯什也蓋有補於世教而可傳于人人豈與夸美于一時者比哉余不到鄞東山水間遊久矣士秀倘遇上人於玉几峯前談而有得請以余言質之然乎否乎

龍丘槀序

男子初生射以桑弧蓬矢欲其志四方也及其力學淬勵操行貞堅則待壯而行之其有懷抱利器不得少試而恒偃蹇於時者非自絕也葢有命焉而不可强耳故孔子戹陳而不愠孟軻阻隔而歸天至若顏子之簞瓢原思之甕牖榮公之帶索袁安之卧雪陶潛之乞食雖罹蹇阨困苦然修名之士亘古不朽彼之阿權縱横肆毒逞欲者奚啻蜉蝣之聚暮朝而已哉道所以卒歸于正也生字惟泉名本姓徐氏毅然

男子大丈夫也少有志于四方自謂功名可反掌取而為時所阻將北游又有阻乃嘆曰富貴命也其可致力者在我而已遂克志於詩書而淑于鄉人逮國朝因薦者入覲又有阻不獲試對例受職出又嘆曰珪瑜哀乎而莫知豈非命夫將抵任至中道疾革又嘆曰吾死是豈非命夫遂絶其高第弟子潁川陳思得其之官紀行詩三百首其全稿在家者皆已散失間得一二合為巳帙而俾余序之嗚呼以今之多士行不慕義

而被文繡飫膏粱者觀之雖逞欲於一時然何異於蜉蝣之起滅哉龍丘生雖偃蹇不遇于時其可傳于後者則有在也世豈無賢者知所取舍哉履信之拳拳於編集而欲其傳豈不賢歟書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履信之謂也龍丘之詩文固不俟吾序而後傳特悼其不遇於時而又高履信之義於是乎書以序之

送吳仲庚詩序

廬江吳君仲庚以卓越之姿廣博之學獻藝天官而來司稅於餘姚氏甚德焉公暇則就徳行文藝之士講貫經籍明徹修己治人之道其志不拘于小成其進善未可量也當其考職登朝士君子之惜其去者莫不悵然不忍其別若不形于詩咏則無以慰去留之心乃相與以仲庚曩昔訪咨徜徉名勝地分題若歴山為舜耕之所丹山赤水洞天為漢契升仙之地龍泉為方干王安石題詠等處凡十名各為古律五韻以道其行且寓離

別之情勉勵期頌之意蓋皆發於情而歸乎理義之正者也詩成授余序之余與仲庚情好尤篤敢如是言之

送趙中孚詩卷後序

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輩聞於天下後世者皆志之所志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尚志孔孟而上三代盛時斯道大明著於六經卓卓然固不待言夷考孔孟而下如荀況司馬遷楊雄班固陳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之志於文韓信衛青班超鄧

禹諸葛武侯李勣郭子儀張浚之志於武董仲舒管寧陶淵明司馬光周程邵朱之志于道龔遂黄霸房杜韓富之志於平治蘇武楊彪王導顔真卿文天祥之志於忠江革茅容王祥朱壽昌之志於孝枚乘曹植王粲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於詩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鍾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於書皆極其至而沉潛篤樂者故其名華於後歷千萬代而不漫也下而至於卜筮醫數伎術奕射之流雖不能若聖賢英俊之久遠顯赫而

其所存亦異於庸衆人禽獸草木之隨滅者由其心之所在造其閫奥咀其膏髓而不以勞苦為辭者也宗人趙中孚有志士也其卒業於賓庠也虀鹽苦淡而不易事其親也勤勞色養而不怠困苦頓蹶志於道於孝於詩文者固已足徵今因薦者而登天朝則於忠於平治之道必能更加其志不失望於所交與於其行凡在等夷皆賦詩為規或頌其既序之矣余復道其志之大者于末簡蓋亦以其已然者為中孚頌復期其未然者為

中孚規欲中孚之必至于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而後已也中孚其勿以余言為瀆

送翁德賢序

物生天地間者皆有用瓦礫之不材甓砌者用糞壤之汚穢培植者用草木之蕃蕪大者棟梁之小者櫨楔之曲者簝軛之細者精薪之其或懷苦辛膏漆者則為佩𧾷㚑菓之用蝁蟒蝍蛆之毒害醫藥者用其有不可用而產乎兩間非惟無用人且惡之然則人之生也其可

不知所用乎黍稷稻麥菽粟麻枲魚肉鹽菜用之大者也維天之有象也亦然用日月以照臨之用風雷以鼓動之用雨露以潤沃之用霜雪以收藏之寒暑溫涼之變易莫非天之神用也人之用也亦大用得其用則天地位而天下安用不得其用則天地閉而民物殃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又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其不然乎當堯舜時禹之徒二十二人用其用也專以大故世極治逮桀紂而不得用者故移於善用者之般用於

殷者伊尹仲虺其尤也周之作治臣十人大用至於今言禮樂之治必歸之周其季也有孔子可大用而不得用故定詩書禮樂作周易修春秋遂永其用於千萬代者其用尤大且遠自秦至於今日其閒治亂廢興者皆因善用不善用得用不得用所致也擇其用之善者言之漢有蕭何曹參龔遂黃霸寇恂諸葛亮唐有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宋有韓琦富弼司馬君實皆純正公大者餘之適于用者不能專以大故其驗於後者亦不

能純而正世有志于用者當去此就彼友人翁德賢蓋亦世之有志者嘗獲小用于時矣丁艱來歸服闋將升王朝庶幾於大用者於其行祖于江滸而與之談用

送汪尚質序

詩云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苟非受命于上而廹于王事者孰肯攖此勞苦乎哉今兹隆冬祁寒雪霜凍地勁風振木山無飛翼水陸無舟車當斯時也汪君尚質乃輕數千里之遥跡險淜濤將抵廣東

其行亦良苦而尚質怡然自得無少見于顏面反若有樂焉者且尚質投閒無為之地素無王事之廹窘乃自勤若是哉因問其由乃曰吾兄守官廣東不奉顏詞者溢期矣曩吾兄弟平居鄉土時怡怡之顏旬日不接則情動熱中而況可期年歟今吾情切至即欲見之於旦暮尚何跡凘風雪之足辭哉噫汪氏之於人倫可謂至矣孟子謂仁義之實事親從兄而已禮智與樂所以節文知此樂此者今于吾尚質見之矣乃勵其行而謂之

曰子之兄吾亦友之厚者其為人也公廉明達其為政也必和平清斷然吾嘗聞之異政能感禎祥今子之兄績著人和其必有同頴之禾五岐之麥產其郊芝草鳳鳥出于土子往吾賀子之見禎祥矣

贈駱則敬序

凡伎藝術數之道皆可以常材而至於學醫非精於儒而篤於道者則不能閱其藩籬況欲登其堂奥乎蓋人之一身與天地同其陰陽藥石草木之性又非窮理格

物者不能知也余嘗讀素問難經本草諸書而嘆其論議造化之妙與易書有相發明而鳥獸草木之名不獨於三百篇識也而且寄夫人之生死于其間者其學固不至大矣乎此所以自古名賢達人多托其學而行其濟物之志焉許昌滑攖寧先生醉六經而該羣言由大路而存濟物之心者也適與時牾遂大肆于醫而卒名于世而得行其志具所著之書尤傳誦于人人晚歲避居東海之上由是貫籍餘姚而傳其業得其奧者吳君

溫夫駱君則誠則敬兄弟其尤也吳君既以儒雅該博之道得之而駱君兄弟又以姻戚而卒其業者余既與三子游又嘗私淑於先生故吾非直言三子之兼通於醫而慶先生之道有所傳也非徒慶先生之道得三子而傳抑有賀今人之多幸也既以賀於今之人又以自賀也今年秋余病瘧甚瞬息間氷凍火爍若不可生者數日食飲俱廢既而嘗則誠所饋藥乃愈及疾間友人盧禎以寧過余為余談其病難之苦日既積禎幾絶而

復蘇者數矣得全生而幸免者則敬藥石所致也敢以文為請余時力弱體倦心雖許之而詞莫能措越兩月以寧伻來速者三於是乎序併寓余之感於則誠者以見駱君兄弟之有德于人也多矣若夫落落在人耳目刺刺傳諸人口者則略而不言

贈術士宋某序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以富貴貧賤生死壽殀皆可推而前知也至

于必時早暮驗其果否蓋有不知其所以然也今奉川宋君文彬炳耀質實信讓推五行術以游湖海凢鄉碩士學士大夫莫不造謁而交接之其術之精驗若郢人之斵削如持燭之取影灼灼然不能逃其所推也蓋雖管郭袁李亦不過是余性愚魯最不善小道且不知其所以然也長平之戰一坑四十萬人皆忌曜之所侵與貞觀之時死囚四百一日縱放皆吉曜之所臨歟隋煬之世姦淫日熾盜賊蜂起抑何曜之競逼乎及于太宗

相去止十數年道不拾遺風俗丕變又何𨀆之遽易歟是則尤不可知也今之世有循矩蹺率典章義然後言度然後動杜門而受凍餒猶不免于刑辱其狠性肆虐毒害奸險日益侈靡厭飫膏粱而竟以壽終是吉凶之𨀆又何其禍君子而福小人是愈不可知者宋君脫靈於其術而有所得幸勿我秘於其別復序以聞

王氏族譜系序

孔子謂於禮樂能言之文獻不足則不足徵是以五季

以前簪纓詩書禮樂之家咸有譜系如王氏之族姓序昭穆記血脉枝分衣冠房從宗系慶系譜等及諸房略家史家志著録譜圖之類其志在于敬承善繼其先仍雲來使後生者得有所考以知循流尋源縁枝求本者也此吾友人士秀家譜系之所由作也士秀姓王氏患其家世久遠其譜源本難追質諸祖父僅得其自諱某以來至于其身四世之實譜而為帙袖以示余徵序之且言曰凡士君子于家族之譜所以明尊卑别名分

故不可不譜茍不得其實不可以冒而取鐵爐步之譏也今之好夸者輙冒前古顯官閫人誕延補續非唯貽笑於人得不有愧於承繼以妄其先乎夫如一科潢潦之水紿人曰其源出於某山名谷雖膚鄙者亦不之信徒取諸辱耳我則不然譜之者庶以明尊卑別名分俟後之賢子孫得有所考耳余乃為之言曰今夫水與木曰某流某河出於某之名山大川某樹某木出于某之高陵喬谷雖然厚土之下埊脉衍注無非水也大地之

中條葉貢然無非木也愚溪水名于柳宗元六一泉發于歐陽子尋圍之木肇自萌甲又何必專譽某山某土有名泉良材也哉士秀藉祖父以來積德樹義恒産固基非一日矣如涓涓之泉亭亭之木涌潤挺立于此士秀又能發達之培植之吾將見盈科而行滔滔浩浩達諸海矣欝然秀發鄁然蓋張蔽日月凌雲霄矣他日王氏之門異材山出清流源來文獻有徵士秀之功也嗚呼余揣其原蓋亦出於江左三槐今不得其實而不冒

之者鄒孟氏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士秀之謂歟

陳氏族譜序

天下事物之理皆一本而萬殊者也有大而曠溝可循而知者有小而淺近不可得而知者如天下之山千支萬派起伏散峙若不可得而知者苟求其所自雖南北西東之異支派貫達要必宗于五嶽五嶽之大脉則總于崑崙也此雖大而曠溝由萬殊而求一本可循而致

也若夫合龠之粟播種于尋畝之畦日至而熟落為斛斞雖待收數家之近散形於一人之手茍求其粒之孰同株而孰同穟由一本而後萬殊不可得而知也氏族之在天下也非若山派之瀆滯粟粒之繁衍欲求其故自鼻祖而達仍來世世明確生生條貫有不可得者何則子孫失於纂摭之過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孔子之嘆蓋文獻不足徵也以夏殷之後猶如是況其他乎以陳氏言之

始於周武王克商求舜帝之後得胡公滿封于陳以備三恪陳乃太昊庖犧氏王天下之墟宛丘也故制字以自自謂宛丘以木木乃太昊之王德以申諧其聲也子孫以國為氏後有廣陵之陳本劉氏魯相元子以外孫劉矯嗣此稱劉者之派也有侯莫陳三字姓亦改為陳此代北之派也隋之初白求貴改為陳氏是萬年之派也而世獨稱潁川者由陳寔之族繁盛又有賢德號潁川四長故也越餘姚之有陳氏不知權輿于何代嘗讀

學宮題名記有陳庚應者咸淳十年進士也官東陽尉有賢德而亦弗能知其子孫之所在也今兹陳某持所為族譜一篇來徵余序覲其鼻祖則諱瑗墓志所謂唐潁川陳府君七世祖則東陽尉進士公也其譜由府君至進士不能舉其傳世之詳不能悉譜而不譜由進士至某七世悉能考其年壽卒葬譜之則系以府君墓銘進士狀牒皆其傳家舊物嗚呼世降俗衰舉皆奔競于利欲之途孰有尚清白傳家以先代事業為志者今某

孜孜于族譜之作保葺先世手澤纂摭於曠漭之餘猶恐失之豈不賢矣乎使其子孫親見纂摭之難承家庭之教必能益趨而上而充其宗矣吾知陳氏之慶未艾也余故非特賢其族譜之作抑且有望于其子孫也某字可道好讀書有守有為士也

送族子學簡序

吾聞經所以載乎道學所以欲知其道而行之也然有經明學該不諧於時則終老困躓於林野者亦不失為

有道之士與其禄公而道屈無知而行險孰若老㢤于林野乃為知恥然豈若上下志通朝廷無遺賢之憾學士無不用之嘆而知行兩盡者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生濟文明之時也洪武十六年詔天下府州縣學擇其經明學該者一員貢于京師謂之歲貢而吾族子學簡適當其選夫其時正懐抱利器之士奮志之秋也學簡其勉之況是選考擇于等夷之中經欲其明學欲其講而德行欲其純正禮貌欲其恭度而且三四校試于有司

而後敢升于春官春官則加詳考焉者豈易得哉學簡其可不致勉乎然世有能熟誦一經傳註而約曉其大說者及授以政事不迂腐窒礙則奸邪險詐而卒致訕讓顛傾者則又不若不學而通於時務之為愈也學簡其加勉焉吾於宗族諸子于學簡尤加敬畏者于其行固欲附之以言而期勉之今茲亾與內交者一以慶其赴是選一以惜其去之遠乃相率賦詩以道規頌惜別之情以道路所歷名山勝地之在郡畍者分題得五韻

古律若干篇而授余序余既喜朝廷有崇尚經術之舉而慶吾學簡之將得行其所學之道又重諸公之請乃申余所勉之意而序如右

丹山書院記

蘇秦李斯王雱蔡卞之徒非不動書而力學也然卒為亂世反覆之小人而士君子恥道之者其患在乎於書未深於理未明而功利之心先動也是以蚩氓俗吏每持其類以詆笑文人學士嗚呼是未知乎書之為道者

也夫書冒天地之理載聖賢之道自有四海至于有家有身者能知而由之則安榮而顯赫昧而違之則危辱而顛陷敗死譬之稻粱魚肉貴賤有生者莫不資之以養脫有一不節而致病殞亡者抑豈稻粱魚肉之害害之也嗚呼不節稻粱魚肉而致亡者蓋或有之但未有深于書而不顯赫者也蘇李王蔡之徒特不深知而由耳使其能充大正已如孟荀潛心確守如董仲舒淵默去就如郭林宗通達應變如諸葛孔明安貧樂分如陶

潛棲神辨博如弘景高潔如邵雍隨時如周程張朱用則正義而蹈道不用則高尚而樂天此所以行藏一致而必有以稱于時而名後世也友人黄君宗海脫謝世事兀坐丹山中極嗜而樂者唯書而已猶懼夫交戰者之或勝故以書隱自號志所守也然以宗海之才志曠達不羈修業崇德常如不及吾知其行藏以道不安畀近者也有所名世必矣他日人爵從之無心于富貴而富貴自來相偪又豈能終于隱哉

崖廬記

李隆平氏遯跡四明山谷中因巖崖為廬而居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之夕夢異人皓首龎眉岸幘曳杖而造其廬謂隆平曰人生兩間或出或處或顯或晦舉命也夫其可强而至哉古昔先人有顯而居朝承順為悦者曰承明廬有於南陽卧草萊者曰草廬有洗心于道義之域而致其潔者曰精廬有棄榮味而呻吟者曰蝸廬有仙于山中者後以其地稱廬山今而因巖崖為廬其

亦名之為崖廬寤而異之興坐待旦發筴而筮遇遯之漸其辭曰好遯君子吉隆平喜納筴于櫃遂題其居曰崖廬間來謂余而徵記余曰子以實而名其廬旣善矣或符諸夢是又善也卜而吉善孰大焉斯干詩曰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書曰夢協卜子其有矣且遯之為卦也貞艮山也悔乾天也是天下有山之象焉互變為坎是山中有崖之象焉艮為門闕坎為隱伏有廬可遯之象焉所居符夢所夢符卜

所卜而又符所居之象吉又何加焉夫所謂承明廬者隆平不欲之矣所謂草廬精廬者不可尚已隆平倘能養心寡欲居觀乾天之象優游艮山之趣則所謂廬山蝸廬者不得耑美于前矣是為記

稽古齋記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夫史之不闕文于理未甚損也聖人歎之者蓋歎古道之漸廢也然古道之廢于今者豈獨史哉禮樂射御之習舉掃蕩之所

存者惟書耳書又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奇巧逞姿媚以跨乎人至于六義則茫乎其未聞知也吾嘗謂書所以載道者也夫欲知道必先窮理苟欲窮理必先識書欲識書則當研究乎六義此古者保氏之教然也嗚呼書自三代以下六義不明也久矣雖漢許慎之博著說文於義止得象形諧聲二類而已指事會意間得一二假借轉注則未之取也鄭夾漈研精極慮拳拳乎此著述雖多然又不過為慎之駕說也觀其假借頗明則轉

注昧矣若徐鍇戴侗輩識見平庸循跡蹈轍雖取重于世較于趙然特起者則劣也如沈約韻書野王玉篇家藏人用究其不失於繇次者鮮矣子母相生聲音相諧造化之自然也而野王或以子為母者有之沈約則音聲渾然一涂去取之際雖諸公之用心猶有所失他何議焉余近在山中博古之暇作書曰本義定三百三十字為字母八百七十字為字子以象形為首原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乎象形者也次三曰會意次四曰

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轉注托夫四者之中者也博考衆氏明辨正俗祛妄鍼惑斷以區區之見雖未敢自躋于古人其于君子翫考之際竊謂少有助焉夫世之知者亦鮮矣求同志而相與講明之則忽未之見也及來鍾離聞汀之吳君以莊慨然有志于古以稽古名齋未暇往見而鳳陽郡祭酒吳先生且俾余為以莊言之余謂古莫先於書而書莫先於六義而以莊稽古之際豈有過於是哉余故因吳先生之

請遂發之也若夫所不可言者今固不能盡言也他日握手相遇與吳君談一畫未判之先則庶乎其有所進視今日所發直筌蹄耳

竹東軒記

駱君則誠嘗為其親盧浚卿氏求文其所謂竹東軒者盧吾邑之大姓也以竹東名軒雖因其所固有然即其所樂足以知其人之德矣雖然余未與浚卿接易于毀譽君子所戒時雖唯然而未有以償其命及並仕中京

駱君又自餘姚致書來速前盟乃為之言曰昔之以竹名世者淇澳之猗猗假彼以興其德渭川之十畝籍之而等千户侯者以遊稱于晋以逸稱于唐飫尊榮而逃虗寂者不可一日無以供嘯咏會于心而適于趣者舍下之開三徑挹清風而來益者截篇以諧鳳鳴此又律音而明時者投陂而龍化此又以術致異者今浚卿之好之也未審其志之所在無乃有其德寓其意欲逃虗寂怡適情趣日挹清風對時光而仰慕前修者乎嗚呼

今余絆此何日得賦歸田與駱君握手出邑郭南門徑造盧氏竹林東坐軒中求見竹東翁必能坐我竹根出酒核相叙勞是時也蒼雪墮前風吟竹葉瑟瑟作人笑贊頌之章當更為浚鄉道之

柳林書莊記

凡人之有得於心而可以樂其志者雖末藝小技亦終身而嗜之常若不足焉如窮羿之使射嵇康之好鍛歐治之鍊金郢人之巧斲伯牙之於琴張長史之於草書

公孫大娘之於舞劍吳道子之於畫是皆浸漬耽玩而不能舍蓋志於斯有得於斯則樂於斯而拳拳於斯也得於技藝之末者尚如此而況有得于聖人之道者哉夫聖人之道昭乎六籍配造化通鬼神冒萬物之理範古今之變前乎先王不能違後乎未來不能越得之于心則泰於身而溢於前富貴尊榮不足以比其顯隂陽代序不足以如其幽棘壁荆玉不足以喻其隆馨四海之珍不足以方其味龍戰于天不足以抵其變此先進

之士有埋首疲精達昏旦遺寒暑忘寢食而孜孜不遑少息者其真志于斯得于斯而樂于斯以拳拳于斯者也會稽張君景顔少力于書壯出而仕既而不得大施遺棄一切夫婦隱鑑湖之曲探聖人之道慕前修之高開一室環種以柳齊列圖書其中名曰柳林書莊起居食息觸忤不平一適乎書其亦志于斯得于斯樂于斯而拳拳于斯之如是者乎嗚呼吾亦有志于斯久矣縻禄于此未能如張君之樂也他日倘遂所志束書南

歸訪景顔之居而造焉談而有合將脫巾挂柳樹枝上坐緑陰中以得聞其所未聞讀其所未讀斯時也理明疑釋見道躍如豈不樂也哉張君必不吾卻故先文以寄之

草亭記

友人余君負上虞東郭門而居居近市嫌其喧隘别作娛親之所卽舍後曠爽之地數十畝中高矩其址立亭八九椽覆以白茅列樹花果桑竹數百十本引泉注渠

而決左右外則規篠𥳑籜(?)

而決左右外則規篠蕩𣙷高藩名其所曰東園亭曰草亭間侍親涉園以遊入亭以息覽望江山之壯延適風景之美時課子弟持樽酒捧肴稱壽為樂意甚慊也而來徵記于餘姚趙古則先生曰大丈夫生天地間得志則正立朝廷犯顔天子之前援薦俊英誅斥奸邪綏懷夷裔出則袍韡鞍馬而前後壯士入則玉佩而曳長裾務欲利及于人人聲流于世世不得志則賁于荒僻笑傲侯王課耕之暇則蔭嘉樾激清泉時披讀古豪傑士傳

長聲放歌以舒所藴時節則搥狗烹羔吹竹彈絲揮觴醉酒上致樂于親下盡歡于妻子嗚呼寧似夫没身于世者索升斗之禄退縮于人而不恥澁逐逐于分銖而不能少裕者哉余方脫謝人之所汲汲者將從吾所好非余君吾誰與談乃為之歌俾余君酒後耳熱作擊缶烏烏而歌歌曰東園之丘草亭幽幽墻桑八百株春蠶可為裘五頃肥田六角黄牛課奴勤力稲米登秋舂秫作酒可以忘憂人生從所好何事乎公侯

塢山讀書處後記

余筮仕于中京期月即被讒毁擯回田里復得歸棲塢山卒業訪曩時相與從事于詩書者或羇于世故或迷于異端或牿于商賈或汚于屠販或淪于百工技藝能始終不踰志而出則耕牧入則讀書者惟山之陽張珽廷玉山之陰胡弦直如直如與余所居尤近相與往還尤密間過其讀書處而問之曰古人有别三日當刮目之語今吾離羣也久矣若讀書何居直如時酒酣耳熱

對時髦陳書要品評古今人物曰六經萬世之標準理
或不顯傳註蠹之也參伋而上元乎不敢容喙孟子得
時吾不知與太公望孰後先明周闕列不遇而迷其跡
者與鞅非韋斯何得此域旦書乎屈原仲舒亦各幾道
相如之狂浮子長之浩溢贍哉而皆未幾揚雄王通摸
掇而未暇者也班固非惟不能續厥父彌不及乃姑矣
諸葛武侯誠卧龍也不能大作霖雨者蝍蛆害事亦豈
細哉阮籍縱酒郤未肯效王猛之捫蝨耳霍光乃不讀

書之司馬君實陶淵明乃不得勢之謝安石也然晉史之冗靡絶不足談觀諸人物足遮困目而取解頤南北儒乘無一傑士房杜輩倚時得名竊怪其不能立綱以圖長久李白杜甫精小技而得夸魏徵顔魯公以正氣而蹈道韓愈陸贄吾不哀其為人之臣而有哀其為人之君者噫非獨哀韓陸時之為君者若是者吾每哀之韓富若居趙普之位程明道若得王安石之勢宋太祖神宗其為何君安石直衛鞅之倫耳而不車裂者文章

之幸也康節則見大遺小已甚賈誼則期治出言太迅
南渡而後異材林列工師不能擇而庸之匠人斲而壞
之惜哉王充之論衡張華之博物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五六十年來者文以易米貿財人以榮祿為志且為何
益于事其他雷轟電激神變鬼露花麗綺敷疊出紛紜
亦天地間所不可少者姑勿論嗚呼余與直如別亦未
甚久而其所見甚卓然所言甚壯氣甚銳議論甚辨而
得旨趣甚有歸倘由是而益其力盡其所不及裁折其

或過擇其所庶幾口而誦心而維以所評古人而勉焉塞則守達而行志必有所在也既而次第直如之言暨所勉于直如者連書兩通一以貽廷玉以期不孤一以書于卷末為後記云

梅雪軒記

大凡形象乎天地之間者我之心泰趣通見皆可以達意而自娛茍韞不平之氣羇世之故見之益足以叢忤于中而已尚何適趣之有夫沚蘋澗藻之微物可以羞

于宗廟者誠之所寓也茉莒小草可以相樂者適于情也察黽可以畫卦觀梅可以悟道會于心也震雷驚于前而不知積雪深尺而不覺非不虩虩而洌洌也誠之所注心有所在故也黍稷生民之天周大夫見之而興歎萇楚無知之樸樕檜氓歎巳之不如花鳥平日之可樂者感時恨別則濺淚而驚心太陽下土之所仰照商民寓意則欲其喪明月光輝之可愛營壘則欲其休照何則心之所激情之所感有不同耳若昔賢之所好以

菊以蘭以梅以竹以清風白雲雪月而見美於當時傳與後世者蓋皆因其所適所寓于一時耳謂其深有所得于其物者吾亦未之是也友人駱君則誠當隆冬大雪之時對梅吟笑適梅花半吐恍然有得于心遂題于屋壁曰梅雪軒抑亦識其一時所適云耳駱君通古今心豁而氣平又不櫱于世故其接于前而交于目者得非有得而可樂者奚止梅雪而已哉則誠又嘗謂余曰吾先人亦嘗有其號矣因吾時所適遂得吾先人之所

知而好者篤矣然則駱君以梅雪名軒有自來矣士大夫之登其軒而賦其題名不求其意而求其跡則非知我則誠者也

樹下居記

出餘姚東郭門由黃山取道于郊阡陌而走三十里許涉燭湖復山行八九里鄉曰龍泉橋入一塢有古浮屠曰雙林建于唐天祐元年號雙洞院宋治平二年乃改今額以其僻在陬隱是以名卿碩士罕至其地然其徒

亦未有能奮起踵往武而張大其事者明洪武十二年春謨訓中上人始來主之即春穢雜荒易朽起仆而殿堂廂寮為之一新於是鐘鼓朝暮燈香明釄法輪時轉而梵音琅琅出林表矣遠近聞觀莫不駭眙退休一室復趺坐誦十二觀法華二經以為常業雖寒冰暑雨烈甚不少懈廢字其室曰樹下居其取雙洞故事以顯雙林之跡而兼美巖壑之藏歟余則以為上人心于佛志于佛耳于佛目于佛口于佛而念念于佛者也豈宜以

跡求哉葢方其瞻仰世尊象貌宫殿分明瑶葢光顯斯時也了然體相之際妙我真如之境法眼凈透于三千世界無非世尊妙相之見抑豈徒事雙林山中叢青畜翠風葉露葩紛紅颭白而取適于一時之肉眼雖然日也氷也以至于禽鳥也無不可觀而得今于十二觀中獨有取于第四相者則又若于雙洞之事有心契者焉因其徵記而道及之然乎否乎

拄笏軒記

君子有持心之道若防水焉今夫水靜而瀦之則汪洋瀰瀚而澄澈能鑒及欲灌漑流注取之則不竭扣之不汚決之則沛焉莫能遏素蓄故也君子之于心恬而安之廓而廣之敬以一之勿私焉而自撓勿欲焉而自蔽勿念慮馳逐而自水火則事物之來是非之别洞然若持燭之取影豁然若臨鏡而鑒形素養故也此吾宗人自立甫丞廣陵尹靈臺而皆有善政于人也由是平居之時恃心齋敬窮理昭晳而無撓蔽馳慮之所致也常

臨軒拄笏崇朝竟夕凝然不動儼然若思因得其得遂題其軒曰拄笏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自立其名知此道者與或謂自立曠達豪邁趣通于西山爽氣以几傲桓冲輩耳余則以自立將事上以敬治人以禮而欲各盡其分以永終譽者也奚有局效晉人蔑視在上而自以為高者乎因解或者之言而陳君子持心之道以為拄笏軒記

謹節堂記

孔子謂曾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會稽金君實來其旨而名其事親介壽之堂曰謹節既以自儆戒且以示廸于子姓也乃因其宗人正音與余友善而來取記余遂敷發其義而為之言曰凡人之行好出悖言取憎于人非謹其身也邪行淫僻昏蔽屈賤非謹其身也性很擊鬬毀傷毛膚非謹其身也怠惰支體樂于玩戲非謹其身也習于異端昧理否道貽笑彥聖非謹其身也美飾驕身非節于用也飲酒致湎嗜甘很

戾非節于用也棄敦樸崇華靡非節于用也不習于禮義而事聲色伎巧非節于用也不能謹其身節于用則貽羞辱危患于父母必矣貽羞辱危患于父母者於禽獸尚奚誅哉今君實克承祖父之訓猛自磨勵敦其本厚其基而常若蹈履風海瀰浪水澤惟恐不適于中道而貽憂于親可為賢矣且古今朝典取士之道于孝弟農工商賈不與則金之門持命之士命大夫卿者他日蟄蟄源源未必不由謹節之功也孟子曰修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吾于金之門將有待矣

竹松深處記

大雄氏之教主乎清淨無為為其徒者尤當息欲禁心逃空寂甘淡泊然後能得其得而超彼岸也若慧遠之誓虎溪大善之棲林野慧超之居藍谷法彥之寂坐林間處謙之留巾子山有巖之廬檀木是皆能離外慕持苦行而一死生也此吾所知有大浮屠曰㮚上人者尤有志于前修行業肥遯于崇山之竹林深處而甘于攻

苦澂淡也上人少英豪博習內外典累薰名刹旣剖去世榮卓錫歸棲故山持戒修行定慧學復日宣五時八教之旨余嘗造焉疑其不多户牖而問之上人以為不持戒無以律已不習教觀則不足以會宗統而大暢其妙不禪定則不足以澄寂身心而超悟洞豁也余于是知學佛之徒不獨灰心槁身空寂之境而已又得夫格致誠正之道焉兹其所以慧遠有巖諸賢念念謹此而不舍上人景慕致情而不斁也與余恐後來之人亦有

如吾疑于上人者敢記其所道之大旨于其竹松深處若其景清境寂隂布翠流風泉月露之異于人間世者非惟不能形容抑亦上人心境兩忘而不待形容也

日省齋記

水精之鏡至明矣置之于室而拂拭不加則塵垢積之可求其明乎是以人用之者玄錫以粉之白氊以摩之藉之以綺縠囊之以文繡而又匣之以刻木不用則退藏于密矣用而發之則光景瑩然隨物之來而不能逃

其妍媸矣心之存乎人者豈不神明而靈變哉然物欲攻蔽亦猶塵垢之于鏡逐物而引之可以為神明而靈變耶是以修道之士窒其欲而養其性慎其情而防其意閑耳目之視聽謹手足之動履閒居則寂然而神凝應事則洞然而達貫非博學守約真知實踐而省思之至者焉能至乎此哉同邑童子彥蒙好讀書能務本取曾子自治要語篆揭于所居之室曰日省齋乃因嚴仲本余善交而來請記余既為之說而又進之曰孔門弟

子葢三千焉行聖人之道而得其宗者惟吾曾子當今之時縱心侈欲順情苟行而不一察其身而致顛覆者比比焉而彦蒙獨能守約持己為切要豈不賢也哉他日泰宇寧而神明靈變亦由日省之功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彦蒙尚其勉之

與錢博士書

某餘姚山中一介書生也技藝詞章無能為時所取然矻矻不倦徒兀兀筆硯間者志有所在也抑嘗讀先生

之丈仰先生之意矣然未獲造先生之庭拜先生于牀下者葢為眇末小子不敢以容易見耳嘗欲奉尺書如馬子才上蘇東坡所言者以自道其志而陳于先生之前則其委曲之情憤懣之意剖心析胆之言已為子才盡之矣今因里中舒景常造舘下敢奉此為先容不識先生還能予進否邪不備

答張天民書

走少時讀書竊慼夫朋友非骨肉之親而居人倫五之

一豈知聖人立教之旨者也夫輔己之仁責己不善相與講明道藝而成事業皆於朋友焉取之斯其所以為大也近從事搢紳之間或仰其德或求其藝或慕其多文稽古是以孜孜汲汲惟恐不逮者蓋欲其所謂輔仁責善明道藝成事業而然也聞執事所守久矣思欲一與相見出肺腑敷肝腸以攄所積蘊以言所志願而抱恨未獲今蒙以所作為先施三復伏讀雖曰未獲面識之而已心識之矣雅意不可虛辱敢奉此為復贅

與宋推官書

古則奉書廷臣推相公閣下昔在鍾離深蒙刮目非斯文之至者烏能獲此禮哉别來月餘西便者三四不奉尺素者非慢且怠乃恐恥於閣下故不敢耳今復此啜喋者既而熟思之乃嘆曰宋公乃達道理君子人也豈以我之不幸而有易中耶且僕之不幸非實故獲于慮乃墮於憸人之計耳抑觀之自古逮今若是類者原原有之亦何足動余之方寸哉且古聖賢之出處行藏塞

于此者通于彼屈于今者伸于後僕之屈塞必有通伸者焉今而往吾將深藏夭不刋之書傳之於後必有所在也今僕之出此言非所以矜耀誇誕于左右侍在交深愛厚姑道其常耳僕念在鄉巷時自以為識不減古人學不下今人及出而交接天下時彦亦可與之下上竊許已乃一豪傑之士取功名易可若舉羽不意低心所取者既非同道決志所行者又非要地遂委情翰簡研神書理不以小節者為介亦復何悔李翺云得位於

時其事槩存於制度足以自見皆不著書阨摧于時身取卑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為之發明假空言是非而自光耀于後是古則之心志也閣下幸勿以其屈於今而發此狂談放歌東歸相覿未卜臨楮洒然太守貳守諸公語及引意諒亦非諂見心平仲囑筆致敬餘不備

與徐大章先生書

竊謂兩漢以上著書者皆不藉序文蓋其自信有可必

傳者更不待他人讚奬而後取信於人也三國已來旣不能自信而無疑而人又不足是非于其間必待有名位在上者倡之也其或不布於名位在上而後爲人竊爲已物者亦有之如郭象之莊子注宋齊丘之化書是以其書雖無足傳因序文而名於後者亦或有之某之六書本義雖未敢自信其必傳然歷覽前人自許祭酒以來欲明之者不啻百數十家紛紛藉藉非不各自以爲盡美盡善然卒無攸主者蓋皆未明乎六義而未得

其凡例也鄉上金陵而得以此書見知于執事即許序之及東還復見而執事尚抱不豫遂弗敢固請茲因所親詣杭敢以復請成人之美循循善誘君子之道某必欲執事一叙者以執事一代文章之砥柱斯文之宗表而某又生於東南故也顧字書雖一小藝然用之甚大該理甚博嘗謂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人不汲汲然者以其隨處隨足而世人昧焉惟聖人于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于世用者亦若水火人顧不察耳夫

以沈約所謂韻書掇于世草創畧無次第猶至今用於人人而況實有過之者乎蓋聲音之在造化有一定自然之序如祖父伯叔兄弟子孫生生之道居處運用畧不可紊約未之知世習勿疑沉錮不容爻砭實可慨也某甚有志此而未暇也以執事見知故聊及之

答顧希武書

某白草廬吾兄足下月來得廷慎書自鍾離數日來得李則書自西陵今又得吾兄書三四十日内連得三故

人書喜何可言近時朋友之道缺絶何有以規戒講習為久遠計者聚則圍坐嘲謔散則烟飛雲斂走於此而亦不免相與隨逐不然自為迂腐而不合今得書言欲修韻書此不刋之盛舉也勉成之詳審之嘗謂韻之一書如鹽醯稻粱人所不可缺者經史外餘書如魚肉脯醢羊鹿狗鼈有嗜者有不嗜者至如鹽醯稻粱凡圓顱方趾者莫不賴焉雖然其書始於晉之江式成於梁之沈約以歴陸法言孫愐丁度蘇軾兄弟毛晃歐陽德隆

劉孟容秦昌朝黄公紹至本朝諸老或修或註或增或減或分或合或次第之或譜音之人人自謂光前絶後吾兄此舉亦無乃踵其武乎詳審之葢此書非精六書之義達四聲七音之妙知造書之本原了譌俗之變者未易與之言也走每讀經史力倦神疲則偃卧于牀手執韻書仰而觀之見其疵瑕百出則怫然起坐噫怒罵前人者亦是之雖自暴讀葢發憤情至自不能不然耳亦欲更正次第删煩却俗一歸本義以掃古今之謬所

恨力隻工浩無之家累病攻而未能也何幸得吾兄亦有志于斯焉詳審之勉成之又安知百千年後無暴讀發憤如趙古則者勉成之詳審之韻補附去易林爲微仲所假未還走之篆書藝不志此欲之何爲婚事始畢乃蔣尚之先生之姪也頗淑慧未知能繼其徃否伻回勒此不具備

答顧希武書

某奉復草廬先生執事莊周云逃空寂者聞人足音蛩

然而喜況古則憂困牢落荒林窮谷之間而得執事所遺長書及所註八卦三復累日若飢渴三日而得膏粱酥茗非但喜之而已實有得于心腹腸也執事尚奚自抑之過而奬我之厚耶夫自抑寧過而奬人寧厚雖君子謙敬之道在執事之于不肖宜面命之耳提之猶有未至則踣擊之可也何奬我也若是古則不揣妄自矜大六書作本義已訖然出以示人皆不能貫首尾力看數紙以規辨其是非否則但見轡而已何有如執事高

明妙達心誠意者哉然猶奬我若是是終益我之過焉爾有便幸易其教我者祝囑執事言易註有與傳義異而恐取罵于人者是何傷哉且天地造化其變無窮道理亦鳶天魚淵各有所得言其所得而已尚何拘之哉嘗泛觀諸家著述雖瑩白如程朱亦未必無瑕雖跳誕如楊陸亦未必無一得况執事沉潛有年覃思旣久博參諸家發揮本義又何謙抑之有而畏人之妄議也哉雖然以不肖觀之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翼片

言叓字皆從伏羲六畫流出葢六畫之卦旨理微奥惟象最著故假象之著者以明理之微奥者耳是以大傳曰易者象也可以一言蔽之已矣朱子雖疾取象太鑿者然亦曰看易若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没甚意思執事見示八卦旨理則已明顯矣恐于説象處畧有不足可憾幸見教餘容傾葢以罄不莊

答林左民書

秋季偶入府庠會教授王俊華審知故人出處且喜足

下榮歸繼得足下書忭躍再三蓋淵珠荆璞自不能掩

其光華耳珍重珍重古則年來不幸父母顛背㷀隻形

影轉覺貧甚不免離次授徒為衣食計寓地去家五里

近朔望時祭經奔道塗言之淚輙交横且斯文荒替略

無可與談者因敫絶人事足跡不入城市寂處林藪篁

茅間惟以易書洗滌心慮而已此外編掇音韻一書大

綱已具但未遑詳註其於聲音之自然文字之本義一

歸於正名曰聲音文字通竊自以為有精義入神之妙

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因習俗既久兼即聖朝正定之作未敢與人言耳嘗謂經史文章大才累累皆以明著惟音韻一事未復于古今古則之作自謂光前絶後于同文之治必有可觀者焉時與希武言之發歎增喟足下以庭慎微仲諸公聞之亦能信之否乎因成此書來瘠瘦衰憊甚頰鬢交際處尋常如錐刺痛頭髮三分已白雪矣眼又不能遠視食頃時輙似果然旋即悊如小遺無故溺褲喉吻間有一痰如核物鯁者吐嚥之無何

有殊令人怏怏六書本義雖刻數板竟未能完再齒及足見故人厚愛也林集一冊寄去相見悵然不宣

奉吳嵩學書

古則奉復吳君著作足下僕辱長吾子一年而德藝皆不能彷彿吾子之一二乃復稟性狂戇而好自高大人有過若不自知僕知之又不能改誠寘頑無狀然頗好經史百家之言不憚求益于人也奔走四方上下于士大夫間十有五年矣蓋以輔已之不及廣已之見識皆

于四方之士大夫是賴而已矣庶可以改擇于其間也十六七時而邑之名公聞士釋道清流莫不得盡其恭敬焉十八九時東遊鄞台得通名者不下百數而學有原者天台鄭四表工于詩者葉國諒明于藝者漕南吳主一涉獵經史者四明樂仲本鄭千之外學而博識者噩夢堂復見心其尤也四表學于元之乙科張以忠以忠學于王伯武雲峯之高弟也僕得聞易之緒餘實賴于吾四表主一頗好古善篆隸章草仲本千之皆程敬

叔弟子明春秋經二十時館于金罍金罍之學稱浩博
者朱伯言劉坦之夏時中中孚兄弟其尤也聰達而得
狂名者謝脩柳原泰也僕嘗于盛暑祁寒時一日中躡
屩走百餘里往來問于朱氏與蕭原泰辨或至抗牴當
時以為狂然不為無益也郡中如王萊山趙待制錢國
博唐丹厓或密或疏皆得實際者他如丹厓之子愚士進
士霖柯伯循者亦不下五十輩而柯以博學稱進以善
樂府名愚士以敏捷顯金華一派則由徐進善者以之

相知交也進善亦名士許白雲先生門弟子也二十二時領鄉薦得恣游錢塘名勝地明博如徐大章老成如張光弼舊書如俞子仲占卜如張子員外學之識道理者如巽撲無習内外典者如二一初其最名者大較若是而出羣類亦為不少二十九上京師京師天下人物所聚之地也乃得出入其中與之上下孔襲封士行聖人之後也一見乃有吾當受教之譽汪懋坐位居台鼎乃有肯用實工夫之褒宋潛溪斯文之宗主乃以不及

見許劉子憲當世詩伯足為忘年朱禮部沖雅温和而
文者遂為莫逆如答禄與權張惟仲吳濬中朱惟辨朱
季子楊秉哲方希直張廷璧皆當世芝蘭鸑鷟莫不與
善其他或以經術或以才藝或以一善一能或以其德
可慕或以其行可則或以其習見典則之故或因其所
蓄有異書名帖而與之友若是者且百千輩皆與巳有
益也其不能有所輔廣裨補于巳初因與往來而義有
不可絶者尤多衆也及守官中都辟雝所接者亦不減

在京時然相與骨肉兄弟者惟林左民許廷慎而已年來不幸失忤憸人之擄道者取辱而歸栖伏于草樹林谷間嗚呼噫謂無復有曩日之所友者也何幸復得君子于斯文凋弊之時如足下云者吳君吳君珍重珍重古語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而況漂蕩於萬頃波濤之中而得桂棹蘭槳者乎吳君吳君其亦知吾樂之否乎嘗謂輔仁朋友之分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而來教乃不輔責於我而見奬之厚何也因思而得之焉蓋君子常

失之厚小人常失之薄均為不中然與其薄也寧厚吳
君吳君何待我之厚也然厚意不可虚辱欲有進于足
下足下德美才良藝精學博固不待言讚而喻者更冀
向晦入息以貞守乎道不懼無悶以俟乎時惟此之願
古則奉復

趙考古文集卷一